**有这样一个项羽**

你年轻，没有一丝颓废；你年轻，凭勇气逐鹿中原；你年轻，已种下了称霸天下的雄心。你——项羽，西楚霸王的本色。

营救赵歇时，你果断取代了无能的上将。率区区五万之兵，留三日之口粮，破釜沉舟，以一往无前之气势，在巨鹿大败秦军二十万，创造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一个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与章邯一战，秦军兵分成九路向你扑来。你一马当先，全军上下无不奋勇以一当十向前，辗转三回，与秦军激战九次，均获全胜。当时各路诸侯救兵，本不敢和秦军交战，见项羽军队如此勇猛，个个心服。项羽召见时，各诸侯将领“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一致表示：“听从上将军指挥。”

    项羽，世人对你褒贬不一。自矜攻伐，妇人之仁，胸无城府，沽名钓誉……好像每一个弱点都是不可饶恕的致命错误。 “先入关者王之”，刘邦的确是先入幽谷关，可是流血牺牲，大败秦军主力的可是项羽啊！巨鹿之战中项羽消灭了秦军的主力部队，刘邦得以从河南南部、陕西西南顺利地攻占了秦都咸阳。无论功劳还是苦劳，项羽“王”之都是当之无愧的。与其说他自矜攻伐，倒不如说这是他自信的表现。在鸿门宴上不杀刘邦表现了他的“君人之度”。

无论在人格上，还是道德伦理上，都表现出了项羽的宽容，豁达之心啊！如果说作为一个君王心地仁慈是个败柄，那也是因为项羽生活在那个多事的年代。假使他生活在现在，情况很可能是另一翻模样。也许作为一个国君，谋略当然应该有，但比起刘邦的老奸巨滑，为了利益可以不择手段，我个人倒认为项羽比他高尚的多，俗话说“君子坦荡荡”，项羽是真正的君子！ 项羽沽名钓誉？破釜沉舟一战，令诸侯“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自起兵到乌江自刎，亲自领兵打了七十多次战争，“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项羽是凭实力，号令天下。

     项羽最后虽然败了，但他败的光明磊落，他为后人留下的是在战场上搏击的英雄背影和永远不可抹去的记忆。

面对乌江亭长忠实的劝告，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好一个“笑”字。兵陷重围，身边剩二十八骑，犹奋起演绎绝世神功，“溃围，斩将，刈旗”，只为了向手下兄弟证明：“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有生路不逃，偏要赴死，理由是“无颜见江东父老”；不忍让骑了五年、一日千里、所当无敌的坐骑同死，送走马匹，徒步独杀汉军数百人，最后将一颗大好头颅送给了故人吕马童。项羽死了，他是站着死的，站着！！

他并非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之辈。

他少时立下的宏伟志向，扔下响当当的豪语：“彼可取而代之”。

即使是后来到了“四面楚歌”的境地，依然没有改变这种本色。无论是他“悲歌慷慨”“泣数行下”，还是“大呼驰下”“斩将刈旗”，或是“不肯过江东”都不可不被称之为英雄之举。

霸王别姬，侠骨柔情，乌江畔，撒下英雄泪，长剑在握，最后的一剑，换来的是一片血朦胧。“成王败寇 ”在你面前已显得苍白无力，项羽，你生为人杰，死为鬼雄。胜为英雄，败为枭雄。

“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

西楚霸王，你是中国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失败的英雄。

**英雄**

历史上永恒永远伴随着人类
　　于是我们问我们自己
　　我们的行为会不会在历史上产生回音
　　在我们死去之后
　　我们的名字会被永远纳入史册
　　他们会想象我们是多么勇敢
　　我们曾经多么英勇地战斗
　　多么疯狂的爱过。
　　 ——电影《特洛伊》

　　一
　　赫克托尔单膝着地，透过汗水血水粘结着的棕色卷发，他凝视着把战剑刺入他喉咙的那个浑身披挂着阳光的男人。褐色的血顺着剑锋汩汩流出，被荒原的热浪蒸腾的血气在两束对视的目光中开始发黏。一抹忧伤从阿喀琉斯的双眼划过，带着地中海永恒的惆怅沉沦在赫克托尔的视野里。特洛伊平原黄沙弥漫，此时只有他粗重的喘息久久回荡。
　　作为旁观者，这是一种很难表述的体验。我反复看着这一段落，那不是震撼，也不是悲痛。仿佛海沟里一团炽热的岩浆埋葬在冥海之底，任体内激流涌动，我找不到呐喊的出口。

血是生命和死亡天际线上第一缕刺目的曙光，也是最后一道残阳。唯有这撬动灵魂深处最原始生命意识的景象能让灵魂的大地颤抖。一如人们对生殖与性的感觉。这种核能一旦被触发就会以最迅疾的速度蔓延过身体的山峦与峡谷，荣誉和耻辱的阴霾会在最短的时间降临，将生命笼罩。
　　然而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当我在观看军队的屠杀或者正邪斗争，甚至正义被反动毁灭的悲剧时也不曾有过赫克托尔和阿喀琉斯这场战斗的感觉。
　　在我们必须做出最终选择的时候，我们面对的选择却是尴尬的：荣誉与高贵碰撞，价值与价值交锋，崇高与伟大对立，我们没有了善良战胜邪恶的道德企盼，没有对反面力量膨胀的憎恨，也没有对正面力量动员之后的释怀。我们只能等待，希望这种动态力量的交锋无限延长，让所有的理性退居幕后，只把感情从峡谷推上浪头……这是生命对于生命自身的一种残酷消耗。当一切都平息的时候，感情的热度久久不能散去，一如阿弗洛迪忒、阿波罗、雅典娜等神祇在空中慈悲的沉默，伴随天使旅队一浪高过一浪的梵唱，被地中海永恒的惆怅彻底吞没。
　　两个生命，分别以生存和死亡的矛盾形式在同一时刻使雄性绽放出夺目的花朵。于是“英”和“雄”就这样并肩走到了一起，这个起自于尚武时代的词汇只有在人类童年时代的杀戮角逐中异常坚挺，他剥去道德与伦理的重重外衣使理性触摸到了我们皮肤上滚烫的体温。当哲学、宗教提出了人的理想的时候，智慧开始用重重迷雾将个体包裹起来，它们本着使人类群体稳定繁衍的最原始动机，将生命最辉煌的颤抖平息了。这是文明的代价。

　　 二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安徽灵壁县南沱河定会因为这首歌而名垂青史。相对于特洛伊之战，楚汉战争已经是八百多年以后的事情了。中华帝国已经经历了百家争鸣的哲学洗礼，这使这场血与肉的厮杀添加了丰富的佐料而失去了原汁原味。当十面埋伏的琶音此起彼伏，霸王卸甲的套曲定然荡气回肠。
　　每当我在看这出戏的时候，都会关注“失败”这个词，旷古的遗憾和最空灵的惆怅一次又一次声势浩大地向我袭来，在这久远的庞大的静寂中，“成功”却如海边的渔火逐渐被刺骨的寒冷熄灭。失败与成功并非价值评判的标准。
　　人类历史上一直都有两条线串联着每一个现场。一条是事实评判，一条是价值评判。前者将人性呈现作为手段，以结果功能为目标；后者以结果状态为依托，将人性表达作为目的。这也正是人们往往以结果成败的功能性诉求为自己的奋斗目的，但却在对他物的评判上彰显道德与价值的原因。而对人对己都以同一个标准衡量的人，要么是一种自负的谙熟世道最终供舆论诽谤（比如曹操），要么是一种自傲的童稚真纯被人们颂扬（比如项羽）。这就像同样描写楚汉战争的两段琵琶大曲一样，十面埋伏与霸王卸甲形成太极图的阴阳两极相逐并在。
　　项羽的可爱就在于他没有“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哲学反思，他的天真使他在生命之气逐渐熄灭的时刻捧起的是怒放的爱情而不是权力的机谋。在生存与死亡的界河之畔，这个大男孩以最雄性的哀愁催放了那槁木枝头艳丽的爱情牡丹，并使它的光芒穿透重重哲学迷雾简单地但却真实地烙在历史的灵魂之上。
　　从这个角度上讲，虞姬比海伦更有力地推动了这种英雄仪式的完成。京胡弓弦的摩擦声仿佛那个紫色的夜晚冰冷的剑锋与咽喉摩擦的声响，松香漂落成秋江畔的雪花，形成这个黑暗空间唯一的高光点缀，衬托着殷红血浆泼洒向天幕，淌成远方黛黑的群山，供缥缈暗涌的楚歌永远回荡。
　　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
　　 三
　　我在构思《英雄》的时候，想到这样一个命题：即人们尤其是女人是否将“英雄”作为评价男人的最高标准，这的确是一个很有争议的心理范畴的命题。前不久在读波斯之王居鲁士的传记，一种豪迈和淡淡的遗憾之情油然而生，于是我想到了同样在征途上革命未成而死去的铁木真、皇太极和孙中山，然而却没有想到凯撒大帝、秦始皇、拿破仑或者彼得一世。英雄，带有一定的悲剧色彩。而这些豪迈而具有悲剧气质的帝王也没有步入我的英雄谱系，可见，英雄还有一个重要的气质，那就是纯真。他们不是正史典籍中的真实人物，而是野史舞台上的理想偶像。智慧、爱、性、责任通过原始的体能迸发出来，使荣誉散发着魅力，使尊严夹杂着性感。只有这种力量，才叫我们这些沐浴着文明阳光的芸芸众生在感动激动的颤抖中体验生命最本初的意义。在这种意义的关照下，帝王，只是世俗的称谓；智者变成了一个没有血肉的标识。
　　英雄是心灵的反祖，是大自然在人类社会中的暗影，是群体对于个体的敬畏，是雌性对于雄性的讴歌！
　　阿喀琉斯拖着赫克托尔的尸体绕特洛伊城三圈，难以想象他此时痛快与忧伤。而他不久以后也被阿波罗的神箭射中脚踝而死，他在特洛伊城漫天火海中对这座伟大的城堡报以最后一眼凝望，加入了灵魂的队伍，在宇宙中他自己的轨道上运动。每一位英雄，都有自己的轨道，他们是不小心陨落人间的星宿，来了终究要回去。也许某一时刻，他会与赫克托尔擦肩而过，寂静的宇宙中二人匆匆回望，而又渐渐远离彼此……英雄不是群居的生灵。
　　项羽死了，他的死一点也不浪漫，很难说后人对他的颂赞不掺杂对这个大男孩的同情，在我们这个务实的国度，结果毕竟有强大的号召力，“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论调越多，成败的号召力往往越大。但这些，这个孩子是不会理会的，他急切地奔赴生死桥畔，翘首凝望着那个艳丽的身影，千百个春秋过去了，花开花落，云卷云舒，他笃信他能与她融在一起……爱情本就是一具肉体上的两个魂魄，就像左右一样，不可分割。

　　 四
　　文章就要结束了，录我曾经的一段歌辞于此，算是对于英雄的祭奠：
　　 黄天厚土，谷风习习。 江山慷慨，东海滔滔。
　　 四时恒易，寒暑相望。 昼夜永复，日月离殇。
　　 男女执手，爱恨同宿。 生死相继，契阔难一。
　　 列宿参差，何迹可循？ 众生苟苟，何者序列？
　　 惜我罹人，悲风瑟瑟。 且歌且舞，谤颂相宜。

**对英雄的追忆**

前些天我在图书馆无意间阅读到卡莱尔的《英雄与英雄崇拜》，看完这本书让我感想颇多。更引起了我对“英雄”的反思——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在作者卡莱尔眼中，英雄是如下六类人：神灵英雄、先知英雄、诗人英雄、教士英雄、文人英雄、帝王英雄。除一类“帝王”英雄如克伦威尔、拿破仑以外，其余五类都是“文化人”，如作为神明的英雄欧丁，作为先知的英雄穆罕默德，作为诗人的英雄但丁、莎士比亚，作为教士的英雄路德、洛克斯，作为文人的英雄约翰生、卢梭、彭斯等等。“英雄”未必都要炸碉堡，舍身救人，断头流血；“英雄”总是要染上时代的色彩。那么在这样的和平年代，一样可以有英雄的存在。

那么英雄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小时候的我对英雄的概念认识很不够，自认为英雄是武功超群的江湖豪杰，英雄是好莱坞的明星们，英雄是香港警匪片里的黑社会分子。认为像他们这样的人才酷，才有男子味。但是这些“英雄”偶像经不起推敲，总是要——倒下。然而随着岁月的增长，我对“英雄”的理解也在升华。英雄就是死在侵略者剑下的阿基米德，英雄是那被教会与愤怒的群众烧死的布鲁诺，英雄是“在期待之中”的薇依，英雄是寻找宁静的维特根斯坦，英雄是证明了不完全性定理后转向上帝证明的哥德尔。英雄是平民教育家宴阳初，英雄是写出《出身论》的遇罗克，英雄是为正义奔走的“中国左拉”戴煌先生，英雄是以身殉义的李尚平。英雄就是那些不怕困难，不顾自己，为人民的利益，为真理而奋斗的令人钦敬的人。这样的人，或许在任何时代，在任何一个民族中都需要的。

然而在这个商业文明的时代，没有战争，和平的年代里，英雄是一个纯粹、高尚，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这似乎还不够，我依然不甘心，因为我在报刊上居然看到了“知识英雄”这个令人振奋的名词。正如刘邵《人物志》“英雄”篇说“聪明秀出谓之英，胆量和力量过人谓之雄”，“英”以智胜，“雄”以力胜，“英为文昌，雄为武称”。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英雄”，以力胜的“雄”或许在渐渐地成为过去，以智胜的“英”却是愈来愈深广地占据着未来。如果说“体力英雄”是属于过去的时代，那么在今天和未来社会里，我们的大志是要成为“知识英雄”。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对比尔·盖茨顶礼膜拜,为什么柳传志能够成为中关村的“教父”了。

事实上，只要具备了自信的品质，具备了激情，为了自己的目标持之以恒努力，每一个普通人都可能成为英雄。“英雄”并非逝去的往事。

英雄者，有凌云之壮志，气吞山河之势，腹纳九州之量，包藏四海之胸襟。肩扛正义，救黎民于水火，解百姓于倒悬……提起英雄，马上想起大漠戈壁，狂沙万里，三尺长剑，坚毅冷峻；想起辽阔南疆，败草没膝，长河落日，豪壮沧桑。英雄不怒，怒必天崩云裂；英雄不泣，泣定情到深处。

**英雄技艺超群**

霸王项羽“身高八尺，力能扛鼎”。巨鹿之战，破釜沉舟，“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楚战士无不以一当十”，迫使秦军投降。垓下之战，四面楚歌，“无颜见江东父老”，发出“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的感叹，自刎于乌江边。英雄死也要死的壮烈。

**英雄忠义**

诸葛亮一介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但收二川，排八阵，六出七擒，取西蜀，定南蛮，东和北拒，只为书写一个“忠”字。关云长千里走单骑，华容道捉放曹，过五关斩六将，水淹七军，败走麦城，只为描述一个“义”字。杜甫诗赞蜀相，“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罗贯中赞云长，“天日心如镜，《春秋》义薄云。昭然垂千古，不止冠三分。”

**英雄胸怀天下**

1044年，范仲淹降官知岳州，歌出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豪言。1283年，元军占领临安，伯颜企图利用文天祥的声望收拾残局，文天祥誓死不屈，“天下事有兴有衰。国亡受戮，历代皆有。我不能保护父母，难道还能教别人背叛父母吗？”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壮语。1898年，谭嗣同北京被捕，狱中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绝唱，昂首挺胸英勇就义，使“戊戌六君子”永远铭记人心。

**英雄柔情**

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岳鹏举“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想当年、花遮柳护，凤楼龙阁。万岁山前珠翠绕，蓬壶殿里笙歌作。到而今、铁蹄满郊畿，风尘恶。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

苏东坡“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皆是侠骨柔情的表达。

**英雄多寂寞**

 曹操面对刘备，叹“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范仲淹也作出了“微斯人，吾谁与归”的悲叹。